

书市扫描

流水线上的青春

作者:邝美艳

广东人民出版社2016年9月第1版



在中国制造业基地——东莞，一位80后工厂女孩用纪实散文讲述打工女孩的寻梦历程，追问现代工业洪流中的个体命运。作者以女性的细腻、敏锐的感受和质朴沉郁的话语记录并剖析了与工厂关联的人和事，关注一线的工人群体，直面真实的生活。

脑洞大开的冷门知识

作者:刘怡帆

现代出版社2016年10月第1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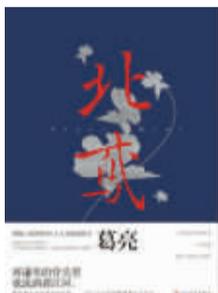
本书兼具趣味性与实用性，既有冷门学问，也有前沿新知。书中涵盖吃穿住行以及所派生出来的有关自然科学、生命科学、历史文化、心理学、人际交往、互

联网等方方面面的知识点，作者用生动有趣、深刻而富含哲理的语言将其一一讲述，令读者脑洞大开。

北鸢

作者:葛亮

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9月第1版



小说以主人公的成长为起点，把资本家家庭与走向没落的士绅家族的联姻为主线，勾勒出民国时期风起云涌的时代特征。那个时代的市井

像貌、政客、军阀、文人、商人、伶人在作者的笔下复活再现，呈现出一幅当时社会的生态图景。



浦子:本名潘家萍,中国作协会员。著有长篇小说“王庄三部曲”(《龙窑》《独山》《大中》),小说集《吃晚宴的男子》《浦子短篇小说选》,散文集《踏遍苍苔》《从莫斯科到斯德哥尔摩》,长篇报告文学《下洋涂上》《脊梁》《东海魂》等。其中,《龙窑》参评第八届茅盾文学奖,《下洋涂上》参评第六届鲁迅文学奖。

最近关注的事

□浦子

最近关注的事,是以往的延续,更是未来的开启。

最近忽然关注起雷蒙德·卡佛和他的极简主义。感觉跳入大海里畅游了一番,浩瀚也见识了,深邃也探过了,甚至呛过水,好像乘上汽车火车飞机等现代化交通工具,到世界各个角角落落走了个遍,现在倒想回到家乡山海一隅;就如听多了好听的音乐,人语的喧哗,甚至各种噪声,就想寻一个僻静之地。

以前,看过海明威的作品,包括他的成名作《老人与海》。说实在的,有些看不懂。他所说的,他的小说理论——冰山理论,总觉得像是在炫技。为什么故意设置阅读障碍为难读者呢?跟读者过不去,不是跟作品过不去,跟作者自己过不去吗?这么浅显的道理难道海明威不懂?包括“文革”后,巴金等一批老作家复出时,我听到一句最为唬人的话,即无技巧就是最高技巧。我以为他们故作高深。包括语文老师在课堂上讲得头头是道的鲁迅的短篇小说《药》——说是简洁无比的文字,却蕴含了揭示反动势力镇压革命力量的残酷以及唤醒民众的迫切性,一个吃人肉馒头的小故事像是有千军万马在厮杀。

我现在才算理解了。海明威的冰山理论,如果没有他大量的文学创作实践和不同一般的文学悟性,是不可能发现冰山在水下比水上大许多的道理的。同样,巴金和鲁迅,如果没有同样的实践,也不可能有这样的认识。问题就在这里,一个素养很浅的文学青年,不能拿这些文学大师们的无技巧说作为范本,那肯定会贻害很深。就如高超的武术师,可以用树叶草茎作为武器,那是建立在内功深厚的基础上;换作是普通的习武者,扔掉刀枪捡起茶叶,那后果不堪设想。还有那些反对文言文声称要与传统文化决裂的旗手

们,个个都是国学大师呢。

他们极简,你别极简;他们无技巧,你不能无技巧;他们反对传统,你得继承传统。因为,你没有他们的先决条件。但除了反对糟蹋民族祖先的文化,我还是很支持卡佛、海明威以及中国先师们关于简约的观点。关键是,他们都做到了思想艺术储备的丰富,甚至可以说是繁多复杂。

最近也关注历史和中华传统文化,喜欢读一些古籍了。不是研究,像我这样浅薄的古文化修养,是做不得学者的。我只是涉猎者。我发现,《史记》里记载的黄帝,原来是土地的颜色,黄帝建立国家原来是为人民服务的。那个时候,没有强大繁复的国家机器,只强调顺应天地自然。我读《周易》,马上被那两条头尾相接的黑白鱼儿迷住,懂得了世界上万事万物“盛极而衰,否极泰来”的道理,这可是宇宙和人生最大的规律。我把“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作为座右铭。我读《论语·述而》:“子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焉。’”知道学生对老师的奉献,明白为人提供精神产品的文化人,可以理直气壮地接受报酬。我读《资治通鉴》,知道了“兼听则明,偏听则暗”。读来读去,有了一个心得,即人生的厚度,非得用古籍来叠筑不可。

还关注现实,用看到的東西说话。这有难度,但必须得做。这是关系到一个人的自尊,关系到是否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存在。我关注的就是人性;关注的途径有三条:一是通过文字等媒体阅读,二是我亲眼所见,三是听闻家人朋友所见所闻。因为我在看《史记》等别的史料时发现,有许多“史实”会互相矛盾。就是《史记》本身,受了宫刑的司马迁,果真会站在无比公正的立场上而没有半点偏颇(哪怕是借道德为名)地记载历史?未必。我读《论语》,发现那是孔子的学生记载孔子的言行,这就不可避免地带有学生的选录目光。所以,《论语》其实不是孔子本人

的,而是他的学生的。后世,有许多阐释《论语》的文献,也无不带有阐释者的目光和标准。

在文学作品范畴,散文最能表达我的存在。《从莫斯科到斯德哥尔摩》所写的大部分是我个人的经历。有评论家和记者询问过我的散文所表达的真实性的问题,我答,我写我所见,我写我所闻。2012年11月19日到27日,从莫斯科到斯德哥尔摩,我随浙江省作家代表团访问俄罗斯、丹麦、瑞典。短短的六七天时间,我写了六篇游记。在我怀疑司马迁的价值取向影响史实提炼的前提下,读者也可以怀疑我的散文的真实性问题。但我坚持一条,即人性中的“真、善、美”,我始终将这三个字,作为我表达真情实感的选择标准。

关注人品。这个话题不能展开太多,因为说的不如做的。可是我始终与我们村里走出去的国画大师潘天寿的一句话作为我人生和文学创作的鉴定标准:人品即艺品。反过来说,我以后创作能达到的高度,即人品达到的高度。文学创作,就其最深刻处而言,乃是作家人格的逻辑展开。

关注灵感。加西亚·马尔克斯说:“灵感既不是一种才能,也不是一种天赋,而是作家坚忍不拔的精神和精湛的技巧同他们所要表达的主题达成的一种和解。”我想,我的灵感已经充沛。

从莫斯科到斯德哥尔摩,从简单到复杂,复归简单。其实这是我的心灵史,一个山村孩子成长为作家的心理变化史,自身思维状态的成长史。

世界上有很多选择,包括选择书。我把自己的灵魂剖开了,毫无遮掩地呈现在你的面前,你还要选择什么?

[本文是作者的散文集《从莫斯科到斯德哥尔摩》(宁波出版社2016年7月版)“自序”的第三部分,本版刊登时有少量删改]